

太原特色公园系列

文瀛公园怀旧

张少芳

跻身于柳巷与海子边之间的文瀛公园算是并州城内最古老的公园了吧。文瀛公园面积不算大,却占尽了天时地利,毗临着闹市,还紧挨着旧时的贡院,几百年来,文瀛湖畔迎来送往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众,一直以碧绿安静的湖面,占据着繁华中的一方宁静。

文瀛公园的名称几经变迁,从辛亥革命后的“文瀛公园”,到1928年的“中山公园”,再到1937年的“新民公园”,1945年的“民众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公园”,1982年更名为“儿童公园”,2009年正式恢复为“文瀛公园”。名称的几番变迁,仿佛一个轮回,文瀛公园见证了历史沧桑,如今重得新生。而我与文瀛公园的结缘还是在上世纪80年

代初的儿童公园时期,那时,正是读小学爱玩的年纪,对儿童公园里的游乐设施“登月火箭”总是念念不忘。趁着暑假,半大不大的我决定充一回“小大人”,带着弟弟坐了公交车专程去儿童公园坐“登月火箭”。父母不放心地千叮咛万嘱咐早些回家,姐弟俩进了公园忘了时间,坐了“登月火箭”后,又在文瀛湖边徜徉,乐而忘返,直到天色将暗,才匆匆乘了公交车回家。父母早已提心吊胆,差点出门去寻找,好在平安顺利而归。如今40年过去了,那段记忆犹如昨天。

再入文瀛公园,带着怀旧心情看公园的新变化。还是像以前一样从西大门进入,仿古的大门与公园古老的历史很相配,硬化了的地面整洁干净,郁郁葱葱的

绿植种类繁多,湖面上的音乐喷泉变幻着曼妙舞姿或激昂或婉转,湖湖南端的“曲苑荷风”池中,大片的莲叶铺陈开,睡莲正娇羞而开,正是“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这些都是记忆中未曾出现过的新景观,而再见到那些曾经熟悉的景观,更加让人感慨万千。那组充满年代感的“老鹰捉小鸡”雕塑依然在,被盛开的月季花拥在花丛间,仿佛又看到童年时代的我曾经在这里奔跑嬉戏,时光真如白驹过隙,转头已是知天命。碑廊里的崇德庐帖石刻依然是书法集大成之地,一方方碑刻带着众多古人的笔迹陈列至今,郑板桥的“清味”遒劲刚健,傅山的书体如行云流水,仔细欣赏,如转换时空与古人切磋。万字楼曾经是图

书馆,一直未曾进入过,曲曲折折的万字楼构造奇特,带着那个时期建筑的恢宏大气,而今已受到重点保护。孙中山纪念馆和革命烈士纪念碑相邻相望,每每到来这里,总是肃然起敬。每一处古迹都能引起人们的怀旧情愫,公园的古老,延续至今。

夕阳渐至,此时,那座见义勇为纪念碑处传来高亢的歌声,循声寻去,一群老年人自动集合于此,放声合唱着一曲又一曲的歌曲:《我爱你,中国》《为了谁》……每一位歌者认真的表情及嘹亮的歌声,让听者心潮激荡,不由得也加入合唱且融入进去,用一首首歌曲,歌唱着现如今的好时光,心情愉悦。

文瀛公园,古老与新生并存,不虚每一次的游览。

风物 苏式绿豆汤

申功晶

我家乡有一首乡土气息十足的童谣:“一记耳光,拷到里床,里床有只缸,缸里有只蛋,蛋里有只黄,黄里有个小和尚,嗯那嗯那要吃绿豆汤。”此中的绿豆汤是旧时吴地百姓“独一份儿”存在的消暑饮品。老苏州的夏天,是一杯带着丝丝清甜的冰镇绿豆汤唤醒的。

据我的父亲回忆,他小时候,每个夏夜的饭后,祖母就会端出冰镇的刚刚好的绿豆汤,变戏法似地摆上桌,一人一碗。白净的瓷碗底,有绿豆、糯米、红绿丝、冬瓜糖、蜜枣、葡萄干、芸豆……十来样配料济济一堂,绿豆清净Q弹、糯米香甜有嚼劲、其他配料均是软软、甜甜、凉凉,就着入口爽透的薄荷水,一口下肚,可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一家人围在一块儿喝绿豆汤,父亲对红绿丝颇感兴趣,专门挑出来嚼,眼睛笑成一条缝,比过大年还开心。喝完,祖父躺在凉席上,轻摇蒲扇,不知不觉酣酣沉沉睡去。可以这么说,在有了空调、电扇的旧时,一碗绿豆汤,成了消暑降温的必备神器。

地道的苏式绿豆汤选料堪比选美,要选大小均匀、表皮有光、色泽青绿的绿豆,糯米要挑闻起来有米香的圆糯米。绿豆和糯米都要隔夜浸泡,然后上锅蒸制,这样的绿豆不会过度开花导致汤色犯浑,苏式绿豆汤的品相很重要,汤色清澈,才是成品的标准,汤色浑浊,绿豆汤就败了。糯米不宜蒸得过烂,保留一点嚼头,这样口感更佳。传统的薄荷水是用新鲜薄荷叶加冰糖熬好后冰镇出来的。将蒸熟的绿豆、糯米、冬瓜糖、葡萄干、红绿丝、蜜枣……一股脑儿加入碗中,最后缓缓倒入冰镇薄荷水,糯米、豆子一白一绿打底,青丝红丝在水中跳跃,一碗清清凉凉、五颜六色的苏式绿豆汤就“问世”了。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永远是苏州人骨子里对美食的执着和追求。冰凉透爽的汤水入喉,Q弹的绿豆一嚼,散落碗里的冬瓜糖、葡萄干、蜜枣,偶尔被舀起入口,甜中透酸,层次感极为丰富,足以慰藉江南火热的夏天。



拍摄时间:2023年7月
拍摄地点:山西太原
夜幕降临,聚集在玉门河公园的人们载歌载舞,不但舞出了美好,更舞出了健康。

邢占平 摄

高原“慢生活”

彭庆东

去西藏旅游是我的一个梦想,今年盛夏之际,我终于如愿以偿,“享受”了一把高原反应的“慢生活”。

接待我的一家旅行社听说我超过65岁,又是单身一人,面露难色。他们告诉我西藏的高原反应如何如何严重,而且还递给我一份免责声明。去还是不去?我徘徊在了旅行社的门口,许久,天生倔强的我仗着平时有所锻炼的基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念压倒了一切,拿起笔毫不迟疑地签下了我的名字,权当签下了一份出征前的“军令状”。

火车出了兰州站,列车员挨个车厢提醒乘客,下一站是西宁,是青藏铁路的源头,也即进入了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尤其是午夜列车要翻越唐古拉山口,这里是世界铁路第一高站,海拔5072米,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六成,所以一般乘客路过此处时,会有明显的高原反应。听罢,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贸然出行,但列车是不会为我停下来的,只好硬着头皮坐下

去。我按照列车员所讲的办法,下午和傍晚尽量不睡眠,静静地坐在卧铺上养神,待晚上时能够睡好,这样唐古拉山口便从我的睡梦中倏忽而过,清晨醒来时没有什么不适之感,心里很是欣慰。

经过36个小时的行程,到达拉萨时,已是中午时分。一下火车,高原的天空湛蓝,阳光灿烂,心情一阵激动,完全忘记了临行时旅行社“下车休息半天,适应高原气候”的嘱托。入住酒店,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布达拉宫广场。阳光下的布达拉宫金碧辉煌,雄伟壮观,广场上更是一片耀眼闪亮,太阳似乎就在头顶,这才意识到高原上阳光的辐射是如此的强烈。但顾不了那么多了,转悠了两个多钟头,又趁着比内地晚两个钟头的时差,来到了大昭寺跟前的八廓街,最后在天黑之前赶回了酒店。估算了一下,约玩了5个多钟头,丝毫不觉得有何高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简单洗漱后,躺在床上时,谁知久久平静不下来的心情

及一下午的劳累,引起了急促的呼吸。我赶紧放平心情,变换睡姿,最后经过一个多钟头的努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睡姿,逐渐平稳了呼吸,此时想到旅行社的嘱托并非危言耸听。

经过两三天调整,初步适应了高原气候,几乎未觉得有什么高反症状。美丽西藏的风土人情常常让我“忘乎所以”。第四天,大巴车开到了拉萨西南的羊卓雍措湖。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湖光山色之美,冠绝藏南。众游客纷纷下车抢占拍照“制高点”,我也不甘落后,一番折腾下来,虽然摆拍到了“人在湖中游”的美景,可人已气喘吁吁,回头一看海拔标高4998米,加上我的身高快5000米了。原来,我的活动幅度在高原上又显得过快过大了。稍坐片刻,才恢复了精神。

亲口尝梨知酸甜。几天的拉萨行程,我感到高原反应只是让我们内地的人来此放慢脚步,享受几天高原的“慢生活”。